

三生有幸

何申/文



三生，佛家指前生、今生、来生。幸，幸运。合为成语，三生都幸福，那是极大的幸运，如“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睹尊颜，三生有幸”。

同时，或得到贵人、朋友的及时帮助，化险为夷；或有感猪肉炖粉条管够造，无须用肉票，摸摸腰围三尺三，想想先人饿得前胸贴后背，感叹自己赶上好时代，真乃“三生有幸”，也合适，还实在。

唐朝有和尚，号国泽，与朋友李源善（一称李源）外出，见一孕妇在河边汲水，圆泽对李说：这妇人怀孕已三年，只待我去投胎，我一直避着，现在遇见没有办法了。三天之后，你到她家去看，如婴孩对你笑一笑，就是我了；再过十三年（一称十二年）中秋月夜，我将在杭州天竺寺等你。说罢那夜国泽圆寂，孕妇生一男孩，第三天李去探看，婴儿果然对他笑了一笑。十三年后中秋夜，李源善到天竺寺，见一牧童坐在牛背上唱歌道：“三生石上旧情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听了叹道国泽与这牧童真是有三生的缘分啊。

成语“三生有幸”，就从这故事来的。投胎转世，八戒原本天蓬元帅，那是作者编的，咱不会当真。但如说某人与某地与某人有些特殊的缘分，倒也不虚。比如我与天津古文化街旁的“水阁医院”有缘：在那之前我家在东北，母亲生二男孩皆因难产不活。后举家迁津门，举目无亲，东一

头西一头，偏偏就落在东门里，距水阁医院很近。而水阁医院是当时有名的现代医学妇产科，往下母亲生我又难产，但“水阁”保我们母子平安。前年在水阁医院旧址做电视访谈节目，夜里做梦——出生时我哇哇啼叫，其实我是在喊“我三生有幸呀！哇哇哇”，只可惜大人听不懂。没有新社会，没有“水阁”，对我来说一切免谈，如此怎能说缘分不重？不三生有幸？！

我插队时，公社有张姓文教助理，人称张助理。别的公社都选女孩到广播站，他跟我聊过几句后，就偏挑我去。到了1973年考大学，（1973年是“考试入学”，1977年是“全面恢复高考”），我考得很好，随后体检，透视，姓张的小大夫很奇怪，破例问我的名字，透半天，说你肺有问题，不容分说，把体检表抽一旁去。从县医院出来，我心说完了。你说咋这巧，迎面就见到张助理，他一听说：扯淡！走，透视的是我侄儿。推门叫出小张大夫，对我说：你喊一嗓子。

我心里憋气，啊地吼一声。张助理指脏兮兮道说：看看，都掉灰了，这是牛肺！你啥破机器还照出毛病？快改回来。小张大夫连声说：好好，老叔您放心，我照办就是。

往下我就上了大学。后来听说，那年全县就一个河大中文系名额，有人跟我争，就使这招。而能在那一时一刻就遇见张助理，而且张大夫又是他侄子！实乃我

的“三生有幸”！

不说个人，还有个大的“三生有幸”，即我们这年龄段的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那天我和年轻人聊天，他们说有房贷车贷压力大。我说：我当年没房贷车贷没压力，但每月工资先是三十七后是四十三点五（元），上有老下有小，住平房生炉子，星期天洗衣砸煤劈柴，30斤定量百分之六十棒子面，你们可愿对换？

几人异口同声说打死也不换！有压力就有动力，还是现在好！

没错，方今即便不是“两节”，无论商场超市，都是节日一般。购物人拎大包小包结账，掏出手机一点即可，连我这老头子都会，价都不问。这等生活，先前哪里敢想，不是“三生有幸”又是什么！

前些时我身体不适住院，邻床一老农，面对每天一张张费用单，连看都不看。我说你挺有钱呀，他乐了，掏出一小小红皮本，好像是“贫困户医疗证”之类的证件，说：“我住院，不花钱。”

见我不信，他给我讲了当下各种扶贫政策，他属于精准扶贫一类的。我一时还有些听不大明白，待他办了出院手续回来收拾东西，我说“真的没花钱？”

他说：“这还有假，一万多，连床钱都免。”

我说：“你真是‘三生有幸’呀！”

他摇摇头：“‘三生’？八生都不止……”（何申，作家，现居承德）



弈棋旧事

夏玉祥/文

在我的农村老家，许多人都爱下象棋。尤其是到了冬季，地里没活活儿干了，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凑到一起，下棋取乐。

说起来有五十多年了。我们村有位老人姓张，名守仁，儿子在东北的四平市工作，家中只有他和老伴儿。老两口孤孤单单的没啥意思，喜欢有人到家串门。人们到了他家，有旱烟抽，有热水喝，也有棋下。那棋往往是两盘，炕上一盘，炕下边桌子上盘。来的人自然不少，有聊天的，有下棋的，有观棋的，也有观棋兼聊天的，总是热热闹闹。张守仁老人常说：“下棋这玩意儿，就得禁得住熬，我年轻的时候，下过三天三夜！”言外之意是，大家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走，在这里慢慢下吧。

那时常到张家下棋的人，有两位全村的高手。一位叫王佑生，大概是十六七岁。另一位叫石老九，应该是六十多了。二位只要一到，人们就纷纷让开，在一旁看他俩交锋。石老九老人是做小买卖的人，常到集上卖烧鸡。卖鸡之暇，就铺上棋盘与人下棋。经常是卖鸡时间少，下棋时间多。十里八乡都知道他棋下得好。在我们村，除了王佑生，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过招，因为他觉得别人没有和他一决高低的实力，下起来没啥意思。

有一天晚上，我到张守仁老人家里去下棋，石老九老人也去了，别人还没有到。他喝了杯水，抽了袋烟，说：“佑生咋没来呢？”

过了一会，他又喝了杯水，抽了袋烟，说：“佑生咋还没来呢？”

张守仁老人见他等得有些着急，便说：“老九爷子，你跟玉祥下一盘吧！”

“玉祥？”石老九老人瞅了我一眼，又瞅了瞅张守仁，“你俩下吧！”

张守仁老人有点不高兴了，对着石老九老人说：“老九爷子，你别眼里没人。你俩要是下，你不见得赢！”

“是吗？”石老九老人大感意外，似乎受到了一些触动，“那就来一盘吧！”

我俩真的下了一盘。其实我早就想和他比试比试，只是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又高兴又激动。棋下得很强硬，一直占据着先行之利，只是到残棋阶段，一招不慎，输掉了。

“下得真是不错！真是不错！差一点儿赢了我。”老人兴奋地说。

过了几天，在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人们又聚集在张家。老人当着不少人的面主动对我说：“玉祥，来，咱俩下！”

我俩下了八盘，他竟然输了八盘。人们七嘴八舌，嘻嘻哈哈，净说些俏皮话。老人说：“你们别起哄，你们好好看，能学点东西。”

次日是大年初一，按照老规矩，我要给本家的长辈们去拜年。早晨吃完饺子，就匆匆忙忙地走出家门。

“玉祥！”

忽然有人喊我。扭头一看，是张振行，他比我大三岁，住的离我家不远。论庄稼辈儿，我管他叫二叔。

“二叔，有事儿吗？”我问。

“老九爷子让我告诉你，去他家里下棋。”我抓紧拜完年，赶到老九爷子家里。他正坐在炕沿上等我，棋已摆好，放在桌子上。

我俩下了一上午，互有输赢，我小胜。

后来，我俩又多次对弈，多为我小胜。老人棋下得好，棋风也好。赢了不洋洋得意，输了不生闲气。总是十分平和、豁达，有长者之风，让人觉得可亲可敬。这么多年过去了，张守仁和石老九两位老人，都已作古。然而，我却时常想起他们。想起那聚集着棋迷们的小屋，想起那铺在炕上、桌上的象棋，想起满屋的欢声笑语。在那里，曾经活跃着和我一样以棋为乐的父老乡亲，曾经有我欢快无忧的少年时光。（夏玉祥，书法家、作家，现居石家庄）



“矮子看戏”

——我心目中的中国人物画之“写意”（三）

韩羽/文

最后是陈老莲画孙二娘。

陈老莲画孙二娘，令人绝倒（见《水浒传叶子》）。这娘们儿不拿杀人刀，却拿绣花针做起刺绣来了，母夜叉成了淑女，大奇！陈老莲没读过《水浒传》？难道不知这娘们儿在十字坡干的勾当？

再看画跋：“杀人为市，天下趋之以为利。”与那画中正在刺绣的娘们儿，更是驴唇马嘴，文不对题。

越看越糊涂，越糊涂越想，看着看着，忽地想，刺绣就是女人干的活儿，孙二娘是女人，她没成为菜园子张青的浑家之前八成也拿过绣花针的。可这个娘们儿是因了什么放下绣花针拿起了杀人刀？画跋作了回答：“杀人为市，天下趋之以为利。”

陈老莲画孙二娘，是先把观众弄糊涂，又让观众从糊涂中再明白过来，这么一折腾，就更明白了。《水浒传》只让人明白了孙二娘是杀人的母夜叉；陈老莲让人更明白了孙二娘是怎样由良家妇女成了杀人的母夜叉。恽南田说过一句话：“惟画理当使人疑，又当使人疑而得之。”深有感于是言。

以上四例，《张三郎》《孙二娘》就习惯说法，是“写实”的画法。《王熙凤》则是逸笔草草的写意花卉。《灶王爷》是戏台上的小丑儿。就绘画样式看，其差异不可谓不大。

再看四大看点：一个大爷们儿嘴里叼着一枝鲜艳的桃花的张三郎，不拿杀人刀却拿绣花针的孙二娘，一张大白脸上套着一张小黑脸的灶王爷，成了尖尖红辣椒的王熙凤。如若给以评语，借古人的书面

语：“大奇”。借洋人的话语：“陌生化”。我们的习惯说法是“夸张”。一言以蔽之：异于常态。异于常态必定令人一惊一乍，必定令人思摸、急于知其所以然，而更要劲儿的则是又能令人依照着其所暗示的方向去思摸去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刘熙载在《文概》中所说的“一语为千万语所託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说句土话是“四两拨千斤”。

从以上四例可看出这类艺术形象不是来源于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模仿，而是利用生活经验中各种印象的交互杂糅与作者主观的或理或情或趣的混合物。这就是顾恺之说的“迁想妙得”。而“迁想妙得”必然要牵涉到绘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去突破绘画所受制于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的问题。这一点，恰如上面所说，仅靠绘画技法难奏其功。这就要在思维上敢于越出绘画框框，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不落方隅，甚至不择手段，“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耗子的好猫”。唯如此，庶几可望“变隔为不隔”“使不巧为巧”。

就上四例，又可看出“笔墨”与“写意”到底是何关系。前些年的“笔墨”是否“等于零”之争，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现在谈论中国写意人物画，更绕不开这个问题了。对“笔墨”，我作如是看：

姑且以第二个“或曰”的解释来看一看“笔墨”是否“等于零”。“线条”就是用毛笔蘸了墨在纸上勾画出的黑道道儿。石鲁说这黑道道里有“意、理、法、趣”。“意”是命意，“理”是义理，“趣”是情趣，“法”是



笔墨运行的方法。除了“法”字，意、理、趣均是抽象思维的主观物，换言之，也就是画家头脑中的产物。这抽象物之所以能让人感受得到，是由于画家凭借着笔墨运行之法，从所勾画出的黑道道儿（线条）里所显示出来的。所以石鲁才说，这黑道道里有“意、理、法、趣”。

但问题是，假如那位画家的头脑中尚未有“意、理、趣”呢？或者他头脑中已有了“意、理、趣”，不幸的是他还没有能力从生活中捕捉到适以容纳这“意、理、趣”的物象呢？在这种情况下，纵使他将笔墨之法运行得纯熟，又将如之何？依我看“笔墨”是否“等于零”的答案，关键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笔墨（或曰线条）是道？是器？阐微探幽，非我辈所能。我说，与其说笔墨（线条）能显示“道”，毋宁说能显示“美”。因为“线条”最能唤起人们与美有关的生活经验与想象，你看古今人们赞扬线条的言辞：刚劲、柔韧、飘逸、疏朗……哪句形容不与美感有关？仅就这一意义来说“笔墨”也不完全“等于零”。

以上四例，应该说有助于以圆此说。（韩羽，画家、作家，现居石家庄）